



Game ON Pick-Up 深度

沙东桌游：在这里，喝懂中国

《沙东桌游》是对酒桌的游戏化，酒桌是对权力本身的游戏化。



特约撰稿人 张大驴 | 2023-06-24

凌晨两点，北京通县，桌上一瓶威士忌。

我赫然起身，举杯说道：“我先带三杯，第一杯敬刚考上公务员的小马，第二杯，敬我们没落的新闻行业，第三杯呢，呃，敬这个稳中向好的时代！”

包裹着老冰的琥珀色液体被我一饮而尽，桌上剩下三人面面相觑，好像并不想接话。片刻，右手边主宾位置的小马首先婉拒：“我女朋友管的严，我少喝两杯，你们能喝使劲喝，别管我了。”

坐在副宾位置的小马女友附和：“对对对，而且我今天刚吃了抗生素。其实只要有感情，喝什么都是酒，不如以茶代酒，干杯！”说罢，便要把早已准备好的东方树叶倒在空杯，蒙混过关。

吃了抗生素不能喝酒，是医学专家认证的挡酒理由。而东方树叶品牌的茶水由于颜色暗黄、易于起沫，也是挡酒者常用的无酒精饮料。

但作为这场酒席上主陪的我怎会让他们得逞？我给左手边的副陪使了个眼色，他心领神会，按住两位宾客拿茶的手：“就感冒而已，没事儿！喝点酒，发发汗就好了。”

酒场如战场。气氛焦灼，但这仅仅是开始。

主陪（我）：“感情深，一口闷；感情浅，舔一舔；感情厚，喝不够；感情薄，喝不着；感情铁，舔出血。咱俩什么感情你说得算。”

副宾（小马女友）：“为了不伤感情，我喝。为了不伤身体，我就喝一点昂。”

主宾（小马）：“不是，你傻逼吧？我那么看好你，大领导敬的酒你居然不喝？我自己酒精过敏都坚持喝，你不喝了这两杯以后就别来了。”

副宾（小马）：“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大会喝酒，这次就算了，您别为难我了。”

副陪（小马）：“都别吵了！今天能在这的都不容易，都喝一杯吧，谁不喝，我是谁爹！谁喝了，我认他做爹！”

…… **我干了，你随意**



《沙东桌游》。

这一切幸而并非真实的酒桌博弈，而是《沙东桌游》的游戏体验——“沙东”是大陆网友对山东的戏称。近几年，关于山东保守、厌女、过分讲究尽忠尽孝的笑话和批评常见于互联网上。而在《沙东桌游》里，玩家将扮演山东酒桌上常有的“主陪”、“主宾”、“副陪”、“副宾”等角色，“敬酒”、“挡酒”、“代酒”。

游戏的胜利条件很简单：保持清醒，灌醉所有人。

每名玩家手里有11张牌，在自己的轮次里，可以通过打出手牌攻击（敬酒）、防守（挡酒）和转移（代酒）。不过，这些敬酒、灌酒、劝酒的伎俩也分高低贵贱。

最下等的劝酒方式是道德绑架：我干了，你随意；你喝几杯，我就喝几杯；我都喝了，你不能不喝；认识这么多年，你不喝，是不是不给我面子？

稍微高级一点的依靠酒桌上的规则来操控战局。比如要求对方“打圈”，即和桌上每个人敬酒，场上有几个人，打圈者就得喝下几杯酒。几圈下来，打圈者甚至会喝下数十杯酒。再比如设置“鱼头酒”。在酒桌上摆放一条鱼，声称“头三尾四”——鱼头对着的人喝三杯，鱼尾对着的人喝四杯。

“头三尾四”是啥意思？说白了就是鱼头对着的人喝三杯，鱼尾对着的人喝四杯。

“鱼二尾四”具体寓意着什么，我深度搜索后，仍未获得答案，但却发现具止的“鱼头酒”不止于此。这种起源于河南、传到山东的劝酒大法，最多能敬出108杯酒。在“头三尾四”之后，紧接着的是“背五腹六”，然后是“高看一眼”（将鱼眼挖出，放在主陪和副陪的盘子里），“赏个脸面（鱼腮）”，“一帆（背鳍）风顺”，“委（鱼尾）以重任”……谁吃到了鱼，谁就得干一杯。

不过像“打圈”、“鱼头酒”这些酒桌上的规则，还是不如酒桌外的规则——权力关系：领导给你敬酒你也敢拒，还不喝三杯赔罪？想在这个行业混，你不得陪我几杯？今天不把自己灌醉，你求我的那个事，可就没办法办了！

游戏里也有许多用来挡酒的“防御卡牌”：刚换肝、吃了头孢（抗生素）、继续喝就变成脑瘫……但再多挡酒话术，在威逼利诱下也苍白无力。玩家最终发现，唯一能够彻底结束这场魔幻酒桌游戏的只有两张牌：一张是说老婆要生了，一张是说，去他妈的酒桌规则，老子不玩了——要么魔法打败魔法，要么彻底抽离脱身。这是《沙东桌游》的胜利秘诀，或许也是山东酒桌的生存指南。



《沙东桌游》。

真正的山东酒桌比游戏复杂：比如酒要喝“三巡”，第一“巡”主人敬宾客，第二“巡”宾客回敬主人，第三“巡”主人敬所有人；比如“321”，主陪敬三次，副陪敬两次，三陪敬一次；比如女性不能上桌——顾名思义，在喝酒的时候，男人一桌，女人和孩子一桌，井水不犯河水。

设计者为了保证游戏可玩性，简化、淡化了很多规则，像是女性上桌问题，《沙东桌游》不仅没有限制女性玩家的参与，还特意设计一张牌，要桌上的女同志起身喝一杯，倘若桌上真的没有女同志，那就出牌者替全体山东人自罚一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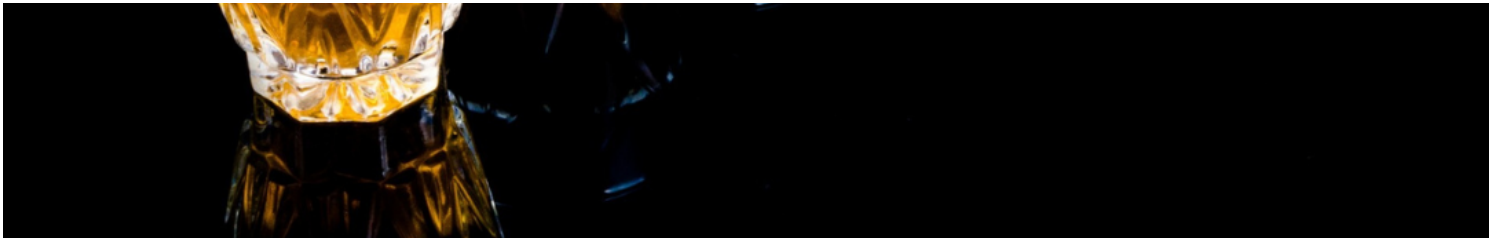
一些残酷也被隐藏。2021年7月27日，阿里巴巴集团女员工周某在山东出差期间，在KTV被迫陪酒，随后被灌醉、猥亵。与此同时，“男子酒后坠亡”、“男子喝2场酒死亡”的类新闻也层出不穷。这些根生于山东酒桌的社会议题，暂时还没加入到酒桌游戏的卡牌里。

但你不能说《沙东桌游》不是现实主义的，它甚至有点过于拟真。我游喝的是真酒，游戏过半时已有真情实感，每次轮到宾方喝酒，我都直勾勾地看着他们的酒杯，检查是否有“养鱼”行为（喝酒没有喝干净）。副宾当天真的吃了抗生素，所以说要以茶代酒，但我感到不够公平，频频阴阳怪气。而我的“下级”副陪晚上太困，心不在焉，没能帮我打赢这场硬仗，也被我大声斥责，要求他听我指挥，作风优良。

不得不承认，当我领取属于沙东角色，登上酒桌舞台，的确有一种权力上身的感觉，想不劝酒都难。如此，我也些微理解钟情于酒桌文化的朋友：从小就活在山东省这么大一个舞台上，怎么可能不入戏呢？

酒桌：权力的游戏





《沙东桌游》可以说是我的“主陪初体验”。过去，我几乎从未参加过酒局。第一次坐在有白酒的餐桌上，还是去年公司年会。领导一桌，员工一桌。我在员工桌，吃到一半有人提议去给领导敬酒，我便拿着一小杯海之蓝，跟着同事给领导送祝福。

走了一路，酒也洒了一半。站在老板面前，我一个字都憋不出来，只能说：祝老板越来越好，祝公司越来越好。祝完便一饮而尽。有同事使坏，说我面对诸多领导只喝一杯，有逃酒之嫌，应当“打圈”，给每位领导各敬一杯。

面对如此要求，我担心的并非酒量，而是怎么才能把祝酒词说得五花八门。我总不能说：王总越来越好，吴总越来越好，李总越来越好……要知道，所有人都越来越好，就相当于所有人都没越来越好。最终，我只能敷衍了过去。

一位在国企工作的朋友听完我的故事后，直言我“不行”：“要是在国企，一天都混不下去。”她说，在私企，会喝酒能让你锦上添花；在国企，不会喝酒则会让你寸步难行。搞关系、谈项目，许多工作基本都是靠酒局来推进的。敬没敬酒、喝了多少、说了什么，有时能决定几百万的生意。而在一些单位聚餐和年会上，向领导敬酒也是十分重要的表现环节。朋友说，有次她本来已经想好祝酒词，但前面敬酒的人却吟了一句诗，把整个酒局的档次拉高。她为了不掉队，只能现场在百度搜索“敬酒+诗歌”，勉强当上了新时代李白。

这种隐性指标甚至一度成为招聘规则。朋友说她们单位早年招聘，如果最后剩下几个候选者难以抉择，便留他们共度晚餐。届时看谁的酒量大、祝酒词花样多、谁最会讨好领导，就把谁纳入囊中。也有失误的时候，有次他们招聘，问应聘者喝醉过没，答曰说没有。入职之后发现这人根本不会喝酒，最后人家说，确实没喝醉过，因为没喝过。

领导当然并不都是山东人，职场“山东化”只是整个社会慕权现象的冰山一角。真正的权力早已被垄断，领导就只能在权力游戏中寻找自己的地位——酒桌就是他们的权力游戏。他们在下属的自罚三杯中感受绝对服从，在天花乱坠的祝酒词里体验个人崇拜。《沙东桌游》是对酒桌的游戏化，酒桌是对权力本身的游戏化。

不止企业如此，高校亦如此。于坐权力越小的人，衣决欲就越强。扮演士兵的小与现头中是北京某高校的文科研究生，他的导师每次举办师门聚会都会有敬酒环节，规则极其严格。如果学生的杯子高过老师的杯子，就会被训斥——在酒桌文化里，杯子举得越低，就显得你越懂事。而最令小马印象深刻的，是入学后的“拜师仪式”：学生在饭店包房里排大长队，逐个走到导师面前，单膝下跪，表达感恩。

没有权力的人尝到权力的甜头后，陷入疯癫，不少大学生加入学生会、成为小头目，感觉自己手握大权，要求下属表示尊敬、向自己问好，有人还拙劣模仿国企领导，在酒桌上接受敬酒和谄媚。某些艺术类院校甚至有所谓的“师哥师姐制”，对他们认为不听话的新生“训新”——即无理由的辱骂，给“下马威”。这虽然与酒桌无关，但比酒桌文化更加荒诞。

与《沙东桌游》相比，或许这些魔幻的行为才更像是游戏。

沙东未完待续

我联系《沙东桌游》的主创陈高远。他听完我的游戏经历，指出：玩这个游戏其实不需要真喝酒，我一口干掉威士忌的行为纯属画蛇添足。但他也表示并不反对喝酒，平时跟朋友出去玩，也多少会喝一点。《沙东桌游》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反对喝酒，而是反对酒桌文化。



陈高远和《沙东桌游》。

陈高远是山东人，在酒局里长大。《沙东桌游》原本只是他专业课的作业，后来被媒体报道，有了热度，便被陈高远搬到众筹网站上，成了一款真正的桌游。

进入公共视野，风险也随之而来。有人举报他“宣扬糟粕文化，侮辱山东”，但好在没有造成影响。而陈高远现实中的山东亲友，则都对他的行为表示理解和支持。“网上的山东老乡们都嫌我力度还不太够，差点攻击性；家里亲戚对游戏本身不怎么在乎，他们比较关注的是，我能不能靠这玩意赚点钱。赚到钱就牛逼。”

山东人未必沙东，沙东的未必是山东人。在简体中文互联网上，沙东已经脱离地域本身，成了一种儒教文化的符号。“酒桌劝酒”、“拜年磕头”、“考编考公”等刻板印象也被衍生出各式“沙东笑话”，用来嘲讽山东及其背后的父权体制。

一个经典的一句话“沙东笑话”是这样讲的：本次航班已进入山东境内，请女性旅客收起面前的小桌板。但难道只有山东的女性才上不了桌吗？有的女性虽然上了桌，喝了点酒、吃了点小烧烤，最终还是难逃下桌命运——这发生在距离山东300多公里的河北唐山。而更多更离谱、更恶劣、更魔幻的事件，也在山东以外的土地上不断发生。

陈高远的下个作品也聚焦于沙东，而不是山东。他正在筹备毕设，“憋一个大招，打算做一个跟‘衡中跑操’相关的电子游戏”——在河北省衡水市有一群高中生为了考上清华北大，每天清晨拿着书在操场上跑圈，企图跑赢水涨船高的录取分数线，这被称作“衡中跑操”。在陈高远的游戏里，这些孩子具体怎么跑，跑到哪，他暂时没向我透露。不过他承诺到时候给我一个独家。

到时候，我一定敬他一杯。